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十 九 年

第一一四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44)	1
悼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调解专员萨卡里·托米奥雅先生.....	1
向离任主席表示谢意.....	1
向摩洛哥前代表本希马先生致敬.....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0).....	2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 P. D. 莫罗佐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 (S/Agenda/1144)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0)。

悼念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调解专员 萨卡里·托米奥雅先生

1. 主席：先请我们的联合国组织秘书长吴丹作特别发言。
2. 秘书长：我相信安理会全体代表将怀着沉痛的心情得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调解专员萨卡里·托米奥雅先生今天在赫尔辛基逝世的消息。他不仅卓越地为他的国家芬兰服务，而且在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几年中，特别是最近，我刚才已提到过，作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调解专员，他也卓越地为联合国服务。他的逝世将不仅受到他的妻子和家属的哀悼，也将受到他在联合国内外许多朋友的哀悼。
3. 我向你，主席先生，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各位代表传达这一消息。
4. 主席：刚才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听了秘

书长宣布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调解专员、前芬兰总理萨卡里·托米奥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相信我表达着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们的心情，特此冒昧地向芬兰政府和死者的家属转达我们安理会对托米奥雅先生的过早逝世的深切悲痛。

经主席提议，安理会全体代表为悼念萨卡里·托米奥雅默哀一分钟。

向离任主席表示谢意

5. 主席：在我们审议今天安理会的议程之前，我以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先对我的前任、八月份担任这一职务的挪威代表尼尔森先生表示谢意。尼尔森先生的丰富经验是人所共知的。他在执行安理会主席的重要任务方面，在上个月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再次证明了他的辉煌才华。

6. 尼尔森先生(挪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你对我所讲的非常善意的话。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非常重要的职务表示我的最美好祝愿。最后请允许我对安理会的各位同事在上月对我多方包涵，表示感激。

向摩洛哥前代表本希马先生致敬

7. 主席：我注意到，这是我们第一次未看到本希马大使出现在安理会摩洛哥代表团的席位上。我们都很了解他，十分尊敬他，并且有机会从他的经验和劝告中得到教益。本希马先生未能出席安理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虽然我们都知道，本希马先生已就任他的国家的外交部长要职，他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出色地充任他的国家的代表。我请求摩

洛哥驻安理会代表向本希马先生转达我们对他荣任要职的最真挚的祝贺，我相信我这句话表达了安理会全体代表的心情。

8. **巴巴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承你的美意对我们前任团长本希马先生讲了一番赞扬话，对此，摩洛哥驻联合国代表团深受感动。我代表我们代表团和我本人，对这番话表示最深挚的感激。我相信，现任摩洛哥外交部长本希马先生听到你的这些话一定会十分感动；并且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亲自采取必要的措施，把这番话尽快地转达给他。现在我在这里就可以对你说，你的这番话是对他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为寻求和平以及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一贯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正式肯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马来西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930)

9. **主席**：马来西亚代表在他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的信[S/5930]¹中，要求召开这次会议，并说马来西亚政府将派内政司法部长出席这次会议。他已经来到会议厅。

10. 本主席也收到了印度尼西亚代表九月七日的信[S/5936]，¹谈到印度尼西亚将派一名代表参与审议已提交给安理会的问题。信中说，为此目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已指派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副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参加。

11. 如果没有异议，我提议请这两位代表参加安理会讨论，但无表决权。

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和苏查尔沃·宗德罗内戈罗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12.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马来西亚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3. **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首先，让我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对主席召开这次会议以及安理会代表在国定假日周末以后这么快就聚集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想，这样对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必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对此，我表示我们政府的歉意。我可以向他们保证，我们政府并不曾稍有风吹草动就轻率地大喊狼来了。代表们会发觉，我在他们的宽容下将要叙说的情节有着浓重的狠毒和悲惨色彩，不仅是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耐心忍受过的艰难困苦这一意义上讲，而且也是从放手以凶狠的武力对付和平邻邦的领导人的个人态度这一意义上讲的。

14. 我并不想细述古老的历史而占去你们的时间，但是，我要向你们介绍一点基本资料。

15. 我们的国家，以马来亚联合邦为名，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获得独立，同年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我们宣布了与所有国家友好合作的政策以及不介入任何类型的多边军事条约的政策。我们是一个小国，尽管我们按人口平均收入是高的——仅次于日本而居亚洲第二位，但由于我们人口少，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这样，我们需要把每一元钱的每一分用来发展工农业，用来为人民提供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用来繁荣经济，赋予政治独立的形式以经济幸福的内容；不然的话，独立将是一句响亮的空话。

16. 我们很快就与北面的泰国、东面的菲律宾、最重要的是与从东南西三面围绕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建立了积极的友好关系。印度尼西亚是我们在人种上、宗教和文化上的亲属的老家，它的一些岛屿和马来西亚相距在十哩之内。

17. 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国之间人员一直自由往来。当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摆脱荷兰争取独立而战时，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人民不仅给予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而且成百上千地前往印度尼西亚，和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兄弟并肩作战。有些人向他们献出

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人在印度尼西亚定居下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在那时以及以后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的领导曾经是我们汲取鼓舞和指导的源泉。

18. 我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在独立以前，在一九五五年，我们的联邦总理，就为增进友好和亲善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19. 早在一九五七年，甚至尚未独立之前，马来亚就采取了在雅加达建立使馆这一有重大意义的步骤。这是超出英联邦外交常规的一项历史性行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独立节那天，这种关系已升格成完全的大使级，雅加达也同等相待，在我国首都建立了大使馆。

20. 大约一年以后，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马来亚副总理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就在那一次，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一位部长声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在自由正义的共同理想的鼓舞下是不可分离的朋友。

21. 这次访问最受人欢迎、最令人高兴的结果是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两国之间行将缔结友好条约。这个条约很快就诞生了，它是马来亚独立以后此类条约中的第一个条约。所以，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先生回访马来亚时，双方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最后准备并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在吉隆坡签订了这一条约。直到今天，这个友好条约仍然是独立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缔结的此类条约中的唯一的一个。条约随即付诸实施。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甚至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市政领导和文化团体进行了互访。此后，这种交流就停止了。

22. 一九六〇年十月，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总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和夫人以及国家官员一行对马来亚联邦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除一般礼节性的活动外，他们被邀请参观访问了我们的各种军事设施。

23. 一九六一年初，当西爪哇遭受水灾时，联邦政府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受灾人民食品和衣服的救济。

24. 在这个条约的赞助下，所有这些交流中最重

要的是两国着手通过发展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并扩大合作领域的一项精心制订的纲领，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基本的共同结构，并把分歧缩减到最小程度。

25. 这些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较为重要的步骤。就我们一方来说，我们积极真诚地奉行了增进我们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传统友谊的政策，并为此感到高兴。置身于朋友之中是最令人满意的事了，特别是和印度尼西亚朋友在一起，因为我们和他们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并取得谅解和协调一致。就我们一方来说，哪怕出现一丝阴云在明亮的地平线上，我们也决不允许。

26. 在我国人民处于国外和平和国内繁荣的形势下将近六年以后，婆罗洲的两个州和新加坡的兄弟姐妹，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束缚，向往我们，并公开声明要与我们进行更密切的政治联合，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热烈地欢迎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同属一个种族，有着宗教、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密切血缘关系。而且，由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历史巧合，我们有着类似的行政、法律和司法制度。这个以马来西亚新的名称命名的扩大了联邦之得以成立，其根由和动力即在于这一点；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到现在几乎整整一年了。但是我要说一下：尽管马来亚人民和新加坡、沙巴、沙捞越人民有着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有着那么密切的血缘关系，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如实表达出他们需要马来西亚的意愿，那么就决不会有马来西亚。如果人民不愿意的话，谁也不能强迫，文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7.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一起，对于自决权的原则在确定婆罗洲两处领地的民意时是否充分发挥了作用这一点提出疑问。为了进一步增进并巩固我们现存的友谊，也为了向我们的朋友转达我们的信心，我们采取了不寻常的步骤，对任何一个主权国来说非同寻常的步骤，即同意和他们一起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重新确定两地人民的愿望。到现场对形势作了仔细观察以后，秘书长作了以下的决定：

“忆及参加马尼拉会议的三国政府的根本协定以及菲律宾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声

明：只要经我查实确是由于当地人民的支持，只要我认为完全符合联合国大会第一五四一(十五)号决议所要求的自决权原则即附件第九条的原则，他们将欢迎马来西亚的建立；我根据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地区绝大多数人民要求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是毋庸置疑的。

“我在得出我的结论时，考虑了对由于两处领地的法定地位而引起的政治因素的关切，以及对促成拟议中的联邦的各种外来影响的关切。就第73款及联合国大会有关这两处领地的第一五四一(十五)号决议中规定的职责和义务而言，对这些考虑应予以适当的重视，我感到满意的是，上述的结论既考虑到，也符合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马来西亚联邦和菲律宾共和国三位外交部长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递交给我的申请书中提出的要求。”

28. 这个决定刚作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不愿接受这个看来不受他们欢迎的决定。他们拒不承认马来西亚，紧接着就出现了外交关系的破裂。这是他们主权范围内的权利。马来西亚依然沿着它的平静的生活道路继续前进，并不因这两个国家的意想不到的态度而受到阻碍。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一向是更加关心与这两个国家建立友谊的。

29. 印度尼西亚宣布对马来西亚采取军事和经济上的“对抗”政策，而且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渗透人员，既有正规军，又有非正规军，开始越过横亘千哩密林的边境大量涌入婆罗洲的两个州，并从他们那部分婆罗洲的安全庇护所开展一系列打了就跑的战术行动——至今他们还在继续这样干。这就使得我们在人力物力上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一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为此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不打算重述那封信，因为这并不是我们这次指控印度尼西亚的主要理由。主席先生，请原谅，是否能允许我念一下那封信中的两段。我们是这样说的：

“马来西亚政府真心实意地要竭尽所能避免在这个已经多事的地区造成进一步紧张的局面，这些月以来一直小心翼翼地防止在追逐入侵者的时候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尼西亚——尽管这显然是任

何国家行使自卫权时可以这么做的，而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所保障和保证的。把这些入侵者迅速引进我们在北婆罗洲的领土内的各地，并让他们安顿下来——对这种做法，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对抗”为名，不仅公然夸耀，而且为了进一步的冒险，毫不掩饰他们准备增援并使这些入侵者留在那里的企图。”

我另外再要念的一段是这样的：

“马来西亚政府希望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单是东南亚地区内的国家，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一行动的动机，都不应存任何幻想。最近的事实证明，印度尼西亚正在整个国境沿线的各个运输站上集结正规陆军部队，这赋予印度尼西亚一再重复的“粉碎”马来西亚的意愿更加充分、更富威胁的意义。此外，不能长此以往把马来西亚人民在日益加剧的挑衅面前所表现的相当大的忍耐和克制视为理所当然。这一局势充满着对东南亚和平的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种迅速恶化的局势下，马来西亚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决不能泰然处之。”

30. 我只急于强调指出：不顾印度尼西亚公然承认的这种持续而明显的挑衅行为，我们在遭受日益加剧的人力物力损失之际，不仅表现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而且听从我们这一地区内外的友好大国的劝说，一再坐到会议桌边与印度尼西亚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奥秘我们至今感到不解，当然，除非以马来西亚必须被粉碎这样一个政策来解释。

31. 我们至少参加了十次这样的会议，但是没有与印度尼西亚取得任何进展。非但毫无进展，我们一直发觉印度尼西亚要求别人让步的欲望随着每次会议变得越来越大，与印度尼西亚日益强硬的态度合拍。经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煞费苦心的倡议而作出的最近一次努力，于今年七月在东京以失败告终。马卡帕加尔总统完全意识到整个地区有陷入混乱之虞，已再次提议举行会谈。我国政府也一贯意识到，即使不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地理环境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求同我们最邻近的国家和平共处的途径，纵然建立不

起真正的友谊的话。所以，只要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就同意参加会谈。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通过官方各级适当的接触，认真做好准备，再开始会谈。印度尼西亚也表示愿意参加。

3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暴来临了。八月十七日晨，大批从海上来的全副武装的印度尼西亚渗透分子在马来亚半岛南部地区的海滩登陆。渔民和村民立即发出了警报。在他们的帮助和配合下，渗透分子几乎有三分之二被俘或丧失战斗力。在持续一年多的一系列的刺探和渗透中，这是第一次在马来亚半岛的具有入侵规模的强行登陆。

33. 主席先生，我们只是为了使安理会各理事国能对此有所了解，才又立刻将这一事件通知了你。在抛开这一插曲前，我得说明一点才算公正：印度尼西亚通过它的正式发言人断然否认了这一事件，把它说成是吉隆坡的捏造。由于我还有更为严重的事件要向你们汇报，这次会议就是我们为了此事而要求召开的，所以我不准备详谈这次海上登陆的情况了。在此，我只求尽我的能力——也由于充分理解到我们的责任——强调说明一点就够了：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的处心积虑的侵略，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组织的。然而，还请允许我补充一点：入侵马来西亚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不管此举的性质如何，不问是在婆罗洲我们两个州的边境上也好，还是在半岛的西岸也好，或者两地的领空也好，都是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能容忍的侵犯。

34. 你们也会觉察到，甚至在我们把问题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的时候，由于我们愿意并希望按照菲律宾总统的倡议再次举行会议，我们也尽量避免作出任何会进一步伤害两国感情或造成世界恐慌的行动。

35. 正象我力求表明的那样，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审慎考虑的。如果这次海上登陆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一个与最近印度尼西亚粉碎马来西亚的对抗活动不相关联的事件，仅仅表现出某些人过分热衷于武力而政治上有欠审慎，那么，尽管它已造成危害和创伤，我们即使永远不会忘记迟早还是会宽恕它的。但是，紧接着另一事件又发生了，这次的方式更为明显，随便什么人都能一眼看出来。

36. 当印度尼西亚政府想从精神上或凭借武力，也即采取它在婆罗洲边境所用的打了就跑那种对自己较为安全的方法来消灭马来西亚的意图失败后，当然它就认为必须在国外做出一些更富有戏剧色彩和破坏性的事情以保持它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形象。因而，在一场轻率的赌博中，冲突的范围立即扩大，方式马上变得更为激烈，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发展到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在马来亚南部边远地区空投了三个排的全副武装的伞兵。这样的事件在和平时期的国家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两个没有战争的相邻主权国的关系史上，不管它们相互怀着多大的敌意，也是没有先例的。

37.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深夜到二日凌晨，由于事先通过情报系统得到了消息，当地民团警惕地监视着广大地区，包括位于马来亚半岛最南端柔佛州中部的甘榜特囊村庄。在紧靠这个村庄的开阔地带，联邦政府经营着一个土地发展计划的机构。民团就是属于这个机构的。出事地点位于南北主要干道上的拉比斯东北大约十哩的地方，离新加坡不到一百哩。在凌晨二时整前后，他们先听到了飞机低飞的隆隆声，这种声音在当地那样的时刻是难得听到的。接着他们看到一架飞机的模糊轮廓，它不是在他们头上飞过，而是在上空盘旋。飞机上没有灯光。随即他们就看到从飞机上扔下照明弹，接着就是降落伞。他们立即将这情况向机构的负责人汇报，他接着就与拉比斯保安部队取得联系。

38. 保安部队等到黎明，搜查了由民团指明的地方。在范围很小的一片地段里，他们就发现了四顶降落伞，每顶伞系着一只板条箱，板条箱里放着一批大小不等的木箱。经后来检查，发现里面装有武器、弹药、药品及口粮。我们已把这些物品一一拍摄下来。我将在适当的时候把照片拿出来。

39. 一队队军警部署停当。拂晓就与一批敌人遭遇。在接着发生的一场交火中，打死、俘虏印度尼西亚人各一名。后来，在当天晚些时候，再次交火时，又打死一名印度尼西亚人，俘虏四名。

40. 经初步审讯，被俘人员供认大约有四十名印度尼西亚渗透分子从飞机上空投下来。这是一架运兵

的飞机，经查明属印度尼西亚空军所有的赫克里斯运输机。这架飞机于早一天，即九月一日，下午四时半左右飞离雅加达哈利姆军用机场，又于当晚十一时到达棉兰（苏门答腊），在那里停下来加油，一个多小时后又起飞，而在次日凌晨大约一时半到达马来亚南部拉比斯地区上空。

41. 这些伞兵属印度尼西亚空军伞兵营，人人都受过跳伞和袭击训练，包括特种破坏训练。他们共约有四十多人，其中有十名左右华裔马来西亚人，都属于外国领导的一个地下运动，这个组织以暴力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马来西亚政府为宗旨。华裔马来西亚人，包括二名妇女，是准备当向导的，给分三批降落的伞兵就地引路的。整个空运行动是在印度尼西亚空军部队苏基特诺上尉的指挥下进行的。原先的训练也由他负责，他随机同来。到九月八日为止有五名伞兵被杀，十二名被俘。

42. 战斗至今仍在进行。在伞兵着陆的地方以及被杀人员及俘虏身上都搜出大量的物品——武器、弹药、个人用品及补给品。

43. 在空投后四十八小时内，仅在拉比斯地区所发现的武器、弹药及炸药的数量如下：两支自动步枪（轻机枪），一支斯坦式枪，一门五十一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两支MK 3式步枪，八只轻机枪子弹盒，二万四千四百十三发七点六二毫米子弹，二百发九毫米子弹，一百发零点三零三吋炮弹，十二颗爆炸性很强的五十一毫米迫击炮炮弹，七枚手榴弹，一千零三十只爆炸引火线计时仪，一百只火燃雷管，四十七只电燃雷管，五十二片七十五克重的梯恩梯（勒紧）炸药，六十二片二百克重的梯恩梯（勒紧）炸药，二十四片四百克重的梯恩梯（勒紧）炸药。

44. 鉴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整个事件断然否认，请允许我提供一份表明这批缴获的武器和装备的简明表格。这份表格表明印度尼西亚政府组织并参与这一事件是不容否认或辩驳的。列表如下：

“1. 一门五十一毫米丹麦制马德森式迫击炮（一九五七年造），其射程表是用印尼文写的。无论是马来西亚、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军队都不使用这种武器。

“2. 一支七点六二毫米G. 3型自动步枪，据鉴定是德国制造的，上有“杜塞尔多夫来因钢铁厂”字样。无论是马来西亚、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军队都不使用这种武器。

“3. 一根编结的武装带，系有下列物品：（a）一个标有印尼编号AD - 61的水壶，（b）一个药包，装有药品和其他外科手术用品，上用印尼文注明名称、说明和用途。

“4. 一顶带有人员降落操纵设备的丝织降落伞，上标印度尼西亚空军编号第AURI - 2323号。

“5. 一套伞兵衣裤，标有印尼文地名“万隆”字样。

“6. 一顶军用钢盔。无论是马来西亚、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军队都不使用这种钢盔。

“7. 其他各种物品有：二枚军衔章，一枚伞兵徽章，一本标有印度尼西亚空军伞兵营手册字样的跳伞记录簿，写明顺序号码3906号及印尼文说明。”

45. 现在，我将让人把这些陈列品拿来放在安理会议事桌上。

46. **主席：**昨天，在一次私下交谈中，马来西亚代表问我，他是否可以携带一件武器进安理会议事厅。据他说，那是他现在正向安理会陈述的事件的物证。我回答说：如果安理会允许他带来他所说的大量陈列品，他就可以这样做。

47. 在这点上，我想说一下：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我的记忆还行的话，这是自联合国组织成立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人将一件武器（实弹也好，空的也好），直接指向安理会议席。我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对准我个人，因而我并不担心，在这一点上也不表示任何不安。然而，我不知道，坐在我右边的同事们对此是否感到无所谓呢。

48. 所以，我要求马来西亚代表把未经我同意，无视我昨天对他的解释而带进联合国的武器从安理会议席上拿走，除非安理会作出相反的决定。

49. 因此,我坚持将桌上的武器拿走,或至少不要摆成这样吓人的角度。我要求马来西亚代表听从主席的裁决,然后继续他的发言。

50. 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主席先生,当然,我虽不能替安理会其他的理事国代表讲话,我自然得服从你的裁决。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武器没有装子弹。

陈列品从议事桌上被拿走。

51. 主席:马来西亚代表现在可以继续发言。

52. 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为了避免再讲细节占用你们宝贵的时间,我的代表团把以下的文件递交给秘书处,分发给安理会全体理事国代表:俘虏之一托比·阿班的供词,²附有一份配备给他的密语表和四套照片,每张背面都加注说明。

53. 在据认为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加尼斯·哈松诺的声明中,整个事件被说成是“骗人的玩艺”,就象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把先前的海上登陆说成是“捏造”一样。后来在九月四日发表的据认为是同一官方来源的声明中确实这样声称:

“马来西亚所称印度尼西亚的一架C-130飞机飞越马来西亚领土的时刻,确有一架C-130飞机在飞往柬埔寨金边途中,飞近马来西亚,机上有参加印度尼西亚八月十七日独立日庆祝活动的七十名漂亮的柬埔寨舞蹈演员。”

54. 我可以向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各位代表保证,经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那些尸体和俘虏的人身,并未发现任何象他们宣称机上所载的那一类的妇女。使这批人稍具有女性温柔气息的因素就只两名充当向导的全副武装的华裔马来西亚妇女。其中一个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一次与五名伞兵短促交火中被击毙,她是全副武装的。这一事例说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事关人命和国家安全的极其严重的事件所采取的解釋方式是荒唐可笑的。

55. 同一天,路透社报道说:

²后作为S/5956号文件散发,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一位官员说:‘如果马来西亚要控告我们侵略,他们就应该公告全世界。可是证据在哪里?’他问,‘照片在哪里呢?’”

56. 总之,这就是我对九月一日深夜至九月二日凌晨发生的事件所能提供的最详尽的描述。我认为,我再在这上面花功夫是没有必要的。鉴于印度尼西亚对于曾经发生过的整个事件加以全盘否认,那就只能让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们来说说,这事情究竟是否的确是“骗人的玩艺”或“捏造”?我们是否真的编造了这个残忍的故事,所有的枝节和细节?

57. 如果认为,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径以我刚才对你们讲过的它的武装部队人员的空降为最高潮的各种例证,仅仅是孤立的行动,只反映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的政策的一时越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们,这些行动是一项一贯的、处心积虑的精心策划的纲领,这一纲领是马来西亚必须被粉碎的这一政策的必然产物。

58. 印度尼西亚政府难道能否认它的总统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所谓民族复兴日所作的演讲吗?在这篇演讲中,他说过,“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前,马来西亚就会被印度尼西亚彻底粉碎。”

59. 苏加诺总统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国庆节所作的“艰难生活的一年”的讲话中,难道没有讲过必须粉碎马来西亚吗?没有讲过“我们的孩子们为了粉碎马来西亚正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战斗”吗?本届印度尼西亚的“人民两项命令”内阁的两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粉碎马来西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近至一九六四年九月六日,苏班德里约先生不是还讲过要在摧毁马来西亚的战斗中采取“进攻性态度”吗?

60.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反对马来西亚的侵略行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毁灭马来西亚。因此,印度尼西亚凭借武力枉自执法,胡作非为,这完全是与联合国宪章和万隆宣言³的精神和条文背道而驰的,而印尼还声称自己是宣言的拥护者。

61. 假如你们觉得,我肯定你们会觉得,因为这

³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通过。

是必然的，你们对摆在面前的全部证据无法不加以理会，也不能对整个事件一耸肩膀了事，那么，对我的政府提出的这个不算过分的问题，你们不得不作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我已经极其详尽而细致地用例证说明，这是一次只能用无缘无故的侵略来描述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明目张胆而不可宽恕的”。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我知道的字眼可以恰如其分而精确地说明它。如果你们接受我提供的事实，那么我相信，你们也会发现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来说明它的性质。即使你们不是国际良好品行方面的指导者，你们肯定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和警觉的保卫者。

62. 我请求你们——出于尊敬，我不用“要求”这个字眼，虽然我有权这样做——请求你们裁决印度尼西亚犯有最严重的侵略罪行。我请求你们谴责这种国际强盗行为。我谨建议你们切勿加以宽恕而动摇联合国以及它的宪章的基础。我请求你们责成印度尼西亚停止这样的行动。我请求你们命令印度尼西亚作出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样或类似的行为，并停止以前犯过的侵略行径。我请求你们提醒印度尼西亚，不得把它的联合国国籍用作在自己领土以外为所欲为的掩护，并用夸大其词的口号来伪装自己的活动，以蒙蔽世人耳目。我请求你们提醒印度尼西亚不得推卸它作为联合国宪章签字国所庄严地承担的对一切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的承诺。我还请求你们提醒它，一时兴起而发动的侵略，尽管它规模不大，牵涉的地区也小，如果不防患于未然，必然会扩展。最后，我无须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甚至一个小火星，如果不加扑灭，将会引起一场大火灾。你们有权力防止这种情况，——这项权力既是你们的特权，也是你们的职责，如果你们按照宪章的精神和条文办事，并且现在就这么办的话。

63. 感谢你们宽容耐心地听完我的长篇讲话。

64. **主席：**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他是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

65. **苏查尔沃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非安理会理事国的代表团一个机会，参加今天应吉隆坡政府要求而召开的会议。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都知道，我国政府不承认马

来西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理由以后我会加以说明。尽管如此，我的政府决定参加这次辩论，理由很简单，因为当前安理会议程项目上的这一场辩论是与我的政府和人民直接相关的。

66. 我仔细地听了刚才马来西亚代表的发言。当然我在这里用马来西亚这一名词，这是出于我对尊敬的对方本人的礼貌，但无损于我们不承认它的立场。他的发言是一片指责和非议。遗憾的是，这些都前后毫无联系，根本不触及我们两国政府之间不幸存在的程度更为深广的冲突。我们在此地这个世界组织里互相对立，就我个人来说，感到惋惜，因为我们两国人民在种族上、文化上都非常接近，的确可以称为一个伟大的马来民族大家庭里的弟兄。我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遗产，住在东南亚同一块地区。

67. 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我们的人民隔离开来，人为地把我们的大家庭割裂成意见不合的各个部分，从而造成，如果不说是互相对立，几乎是完全的疏远。这是我们东南亚国家人民蒙受的、甚至可算许多亚非国家人民所蒙受的悲剧，或者说其中的一个悲剧。因为亚非两洲过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角逐的场所。尽管在亚洲和非洲出现了新独立的国家，我们遭受的创伤实际上没有完全治愈。更糟的是，尽管我们觉醒的人民一直在努力想恢复兄弟般的和睦关系，但是在一些国家里殖民主义残余势力仍然横行霸道，这就成为我们努力的障碍。实际上，在新兴国家中，特别是亚非两洲的，或许还有拉丁美洲的，代表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新兴革命力量和老的统治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依然存在。这种冲突在世界许多地方甚至表现得很激烈，在东南亚显然就是这样。正如我们总统苏加诺先生最近谈到过，强大的新兴革命力量遭到世界旧势力的强烈反抗，旧势力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和战略上尽可能长期维持他们旧的统治。这是今天世界范围的、当然也是东南亚地区的悲剧性的形势。我们住在这个地区的人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与这一冲突、这一斗争进行战斗。

68. 今天安理会就印马冲突由马来西亚提出的指控进行讨论，应当联系东南亚地区的程度更为深广的冲突来加以考虑。的确，这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也不能脱离它的更深一层的背景和整个局势的历史单独提出来加以考虑。

69. 当印度尼西亚开始它的人民革命，为自由独立而进行革命，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进行革命，并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独立的时候，它遭到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主要是来自荷兰的最强烈的对抗。仗打响了，战争爆发了。双方人民都有死亡。苦难、眼泪、流血象阴云一样笼罩着我们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为了独立而不得不付出的重大代价，我们毫不畏缩付出这种代价。在战斗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某些东西，某些宝贵的东西：为了使自己的人民在这艰难的世界里获得真正的独立、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尊严和自尊，就不得不斗争、受难、战斗，必要时甚至牺牲。正如我们的革命领袖苏加诺总统在一九五九年政治宣言中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最重要的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抱怨是弱者的表现。

70. 我们对死难的烈士表示敬意。我们人民的受难就是我们生存的理由，也是我们斗争的动力，我们革命的动力。这场斗争非继续下去不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一斗争，这场战斗，就没有结束。这一点也是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才学到的。甚至在我们经历了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的独立战争而生存下来并且在我们的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以后，我们的处境也并不太平。人家不允许我们和平地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得对付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依然存在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不错，我说是“对付”，因为他们确实推行着一条与我们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力量、理想相“对抗”的政策，他们认为革命危害他们尚存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一直对我们实行对抗政策，采用迂回曲折的手法，不是公开交战，而是从我们内部和外部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颠覆，干涉我国的内政，煽动叛乱，空投武器，派遣特务渗入我国领土，进行威胁和挑衅，甚至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我国发生叛乱时，进行空袭轰炸，使我们人民遭受苦难和死亡。侵犯我国领空和领海已成为经常发生的事。但我们没有叫苦，我们只是更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当然他们并不把这种政策，这种对我们的进攻，叫

作对抗政策。他们并不要粉碎我们的共和国，粉碎我们的革命，他们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只是要保卫或促进“和平与安全”。但这究竟是谁的安全？谁的和平？

71. 所以，自从我们独立以来，自从我们的民族革命壮大以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种万恶的对抗，面临来自世界强国的顽固挑战。当然，我们在世界上有自己的朋友，也有可以称为战友的，因为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只是本世纪伟大的人民革命的一部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对正义斗争充满信心。亚洲伟大哲学家孔子说过：“民无信不立”。这是千真万确的。

72. 我们从痛苦经历中学到不少，因而决定尽力在政治上、心理上加强人民的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甚至不惜牺牲经济的增长。我们的教训确实得来不易。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光有崇高的理想还不够，必须精神上坚强，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优越感和不可一世，主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基于任何坚定的信念或概念，去创立一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的需要的国际生活与国内生活新秩序。

73. 我已经讲过，现在辩论的专题不是一次孤立的案例，也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它是有其背景和历史的。就我们一方来说，当然有它的理由，这就是我现在所要提供给本安理会的。

74. 自从我们独立以来，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加给我们的重重苦难。英国殖民主义把居住着我们兄弟民族的、现称马来西亚的毗邻我国的一些地区，作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向我们共和国和我国革命进行挑衅、作战和颠覆的基地。尽管如此，当马来亚在一九五七年被准许独立时，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和兄弟民族的良好祝愿欢迎这一新生国家。不久，我们便寻求与我们紧密相联的但长期被殖民主义的欺骗所隔离的马来亚政府和人民的合作和友谊，甚至很快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刚才马来西亚的代表还提到过。是的，确实是一个友好条约。但可惜，过不了多久就显出，英国殖民主义在马来亚的统治，由英国在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强大的

军事基地作支柱，并没有受到多少削弱，更谈不上粉碎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继续被用作基地或者甚至工具以颠覆、粉碎我国革命和我们的共和国，乃至我们的民族独立和我们向往的和平发展。

75. 我们遭受过，并继续遭受着来自新加坡的经济上的颠覆和操纵。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新加坡和马来亚——我们和它订有友好条约的“友好的”马来亚——不仅为反对我们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叛乱者提供庇护所，而且提供了活动基地。尽管如此，我们对邻国的敌对行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毋宁说，我们力求找出在这些行动幕后的英国政策。吉隆坡政府和这项政策似乎也有纠葛。我们要给吉隆坡领导人以时间去发展他们的独立，他们的民族自由，去克服英殖民主义残余及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困难。建立所谓马来西亚的主张，是在把这一地区的英国殖民地进一步“非殖民化”的口号下产生的，我想时间是在一九六一年末或一九六二年初；也就是说，婆罗洲，或用印尼名称即加里曼丹，北部的一些英国殖民地也要包括在内。这一主张来自伦敦，并将在吉隆坡的合作下加以实现。那时，我们不知道英国对抗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是否会真正改变。至于马来亚，或者不如说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吉隆坡政府，我们知道它想通过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华人问题以及其他事情。就我们而言，本着为东南亚人民争取幸福和睦的宗旨，当然准备和他们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愿为这一地区的进一步非殖民化而共同合作，只要是真正的非殖民化，只要符合我们这一地区的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强烈愿望。如果马来亚、新加坡和将实行非殖民化的婆罗洲的殖民地要组成某种联邦的话，那就让它建成真正自由独立的马来西亚，和这一地区在文化上、历史上紧密相连的各国人民要求自由独立的共同愿望相适应。

76. 菲律宾由于它对沙巴(北婆罗洲)的要求，也很关心计划中的马来西亚，并同意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马来西亚而共同努力这一主张。

77. 因此，印度尼西亚并不是先验地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这一主张。我们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不按照英国和马来亚搞的计划而是作为东南亚的计划来组成马来西亚，就是说，建立在东南亚人民为争

取自由而共同合作的意志上，不是建立在英国的力量或保护的基础上，那不更好吗？尽管我们最初对马来亚怀着亲善的意愿，我们对英国在马来亚的所谓非殖民化方面的痛苦经历，英属新加坡在经济上、军事上反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图谋，以及英国在毗连的北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既得利益和殖民堡垒，使我们有充分理由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英国策划的马来西亚计划。在马来亚本国、新加坡和北婆罗洲英国殖民地的人民中，早已掀起某种程度的反抗。这一反抗虽然遭到镇压，但是变得越来越猛烈了。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人遭到逮捕监禁。但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也就是在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联邦建立前几个月，在北婆罗洲爆发了一次由文莱开始的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反对英国策划的马来西亚的起义。包括所有三个英国殖民地在内的北婆罗洲国宣布独立自由，并且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我认为，如果让这个起义的流亡政府领导人在本安理会上发言才是公正合理的。他们能为各理事国代表提供许多细节来说明当时一些英国殖民地的情况。

78. 这次人民的起义是反对英国在北婆罗洲的殖民主义、反对英国策划的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的一种表现。由于我们始终尽一切可能全力支持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我国政府和人民自然非支持这一反对殖民主义的自由斗争不可。我国的革命青年自愿地开始准备加入他们在北婆罗洲弟兄的行列，去当游击战士。那还是在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以前。可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很谨慎的。尽管受到我国一些地区的人民的强大压力，我国政府没有承认早已宣布独立的北婆罗洲(加里曼丹)国，但是显然不能不对那些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给予道义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援。

79. 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当时建议，作为同一亚洲大家庭的弟兄，马来亚(马来西亚尚未成立)、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首脑一起会晤，以解决有关英国策划的马来西亚联邦和北婆罗洲(加里曼丹)独立运动的尖锐问题，并为实现我们东南亚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共同愿望、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寻求进行紧密合作的途径。这样，马来西亚问题就能在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组成松弛的组

织“马菲印尼”这一概念范围内得到解决。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吉隆坡政府的反应并不是完全令人泄气的。

80. 一九六三年六月在马尼拉召开了部长级三国预备会议。接着，从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召开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首脑的最高级会议。这一会议产生了马尼拉协定、联合声明和庄严的马尼拉宣言。马尼拉宣言宣布了“马菲印尼”的原则。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对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联邦组成的程序作了一些修改。一致商定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联邦应该具有亚洲的标志，哪怕不是精神实质。这将符合马来西亚本身的最大利益，而且也与“马菲印尼”精神相一致。因为“马菲印尼”这一概念体现了我们三国人民的反帝反殖精神，体现了我们通过互相合作以争取新的更为美好的生活这一共同愿望。“马菲印尼”表现出一个自由的东南亚的巩固，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自力更生的发展，以便负责保证自己的自由独立，而且同样重要地负责维持他们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81. 马尼拉宣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性宣言。最高级会议拟订的三个文件，我们代表团备有全文的文本。据我现在了解，文件已发给本安理会的各位代表了。

82. 这些文件当然也经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庄严而有历史意义的仪式上签了字的。

83. 马尼拉宣言的精神确实是与英国人在我们东南亚地区所实行的政策大相径庭的。它标志着反对英国统治及其殖民行径斗争中谋求真正的非殖民化方面的一次突破。就马来西亚问题来说，在马尼拉经协商决定，原定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一事可予推迟，以待对沙巴和沙捞越的民意进行商定的再次测定得出结果。马来西亚组成程序的修改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 or 法律性问题，但显然是当作政治性问题进行的一次修改，其目的是为了马来西亚本身的利益和将来的幸福而去掉英国策划的气息。

84. 可是，英国一开始就反对马来西亚联邦的这一新概念，特别是因为它与“马菲印尼”的概念相关。英国对这一新概念的反对和阻挠虽经掩饰，在马

尼拉会议期间仍然为大家所深切觉察到。后来在执行马尼拉协定中由联合国重新调查沙巴和沙捞越人民的愿望这一规定时，英国人名为合作、实为破坏的手法，证实了他们上述的态度。殖民当局在这些领地的毫不妥协、狂妄自大的态度和破坏政策，使马尼拉协定的实际意图成为笑柄。英国的这一态度也在下面这一点上明确表现出来并得到证实：英国人不等到联合国重新调查得出结果，在吉隆坡政府的配合下，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就宣布马来西亚联邦将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宣告成立。这就明确表明并再度证实了这种态度。他们不管联合国重新调查的结果，就预备这样做了。这是对马尼拉协定条文、也是对马尼拉协定精神的极为恶劣的违犯。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这是英殖民主义决心继续推行反对热爱自由的东南亚人民，反对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政策的一次狂妄表现。我们对于英国的东南亚政策的真实意图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实际上在联合国对民意的重新测定得出结果之前或者根本无视联合国对民意的重新测定的结果，宣布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一事早在英国殖民事务大臣邓肯·桑兹先生访问吉隆坡期间就作出了决定。

85. 从那时起，对我国政府来说，事情很明显，要在马来西亚的成立——英国强加的既成事实——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合作是完全不可能了。对于英国策划的马来西亚——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计划，已无妥协的余地。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在“马菲印尼”协议之前很久就已起草的英国一手扶植的马来西亚的防御计划，我们发现：英国不仅声称要协助马来西亚的防务，而且想要“维持东南亚的和平”。我重复一下东南亚，这正是印度尼西亚生活着，并要在没有殖民主义、没有帝国主义的真正独立自由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的地区。很清楚，这种殖民政策对“马菲印尼”概念中规定的东南亚三个独立国家共同对“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这一原则和精神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挑战。英国现有的概念是对“马菲印尼”概念的一种直接挑战。我们接受这个挑战，不管需要付出多大代价。为了保卫“马菲印尼”概念，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保卫我国人民争取自由正义的美好生活而进行的革命，我的政府和人民下定决心着手我们称为“对抗”的政策。

86. 当联合国对沙巴和沙捞越的民意重新测定

完成以后，英国一手扶植的马来西亚企图用各种合法的论据来为它的存在、它的防御安排的正当性进行辩解。但是，你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两种态度、两种政策、两个概念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自己正好是一个律师，虽然我也许是一个不如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某些人那样聪明的律师，但我从我们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经历中确实知道：在这一场斗争中，法律上的论据，特别是以殖民大国通用的所谓国际法作为基础的论据，是不能用来制止这场斗争的。当印度尼西亚在一九四五年宣布从荷兰的统治下赢得独立并维护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按照那个国际法，印度尼西亚不是在法律上成为荷兰殖民地，受其约束，并且只有在荷兰的主宰下才具有它合法存在的权利吗？要是我们当初遵守那种国际法的法律论据的规定，那么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呢？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早被扼杀了。

87. 的确，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或技术问题。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也是如此。这一领域内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必须按照政治方面的各种考虑来加以解决。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是一个政治机构而不是法律机构，其理由即在于此。

88. 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英国人在英国与马来西亚的防御计划中提到的所谓“维持东南亚和平”对我们这一要求自由独立的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在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以及甚至此后的年代里，我们国内的叛乱者都得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援助和武器接济。面对拟议中的马来西亚的成立，英国建立了他们所谓的防御工事，加紧了“维持东南亚和平”的活动。我们有什么证据说它实际上是对印度尼西亚进行颠覆政策的激化呢？

89.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对我们共和国进行颠覆活动，侵犯我国领土，偷运和空投武器来加强和扶植反对我国政府的叛乱。让我从我们的档案中举出一些透露真相的事实。我相信，西方报刊从未充分报道过这些事实。

90. 英国以及后来英国一手扶植的马来西亚从海上空中对印尼领土，仅仅是对东加里曼丹（东婆罗洲）岛上的隆巴旺和隆纳万这一很小地区的侵犯，有案

可查的就有下述许多次：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和二十日，五月四日、十二日、十八日都发觉英国飞机未经许可的飞行。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十六时四十五分，发现一架英国飞机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小村镇帕克鲁派的上空飞行。九月一日十二时四十五分，发现一架英国飞机在同一地点上空飞行。九月十九日九时十五分，发现一架四引擎的英国飞机在这一地区的另一小村庄隆米当上空飞行。在十月六日发现两架英国直升飞机飞过隆米当。十月九日发现一架英国飞机飞越同一地点。十月十三日十七时，在那个地区的三个小村庄隆米当、隆阿比和贝拉维特的上空发现一架英国直升飞机。十月十九日九时十五分，在隆米当上空发现一架英国的四引擎飞机。十月三十日发现一架四引擎的英国飞机飞过隆巴旺附近上空。十一月二十一日十六时三十分，在那个地区的几个小据点隆米当，隆阿比和巴西奥克上空，发现一架四引擎的英国飞机。

91. 除了对印度尼西亚领空的侵犯外，下述一些更为严重的入侵事件记录在案。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六名英国士兵在东加里曼丹边境地区的隆纳万跳伞降落。他们对当地的居民说是在搜索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的士兵。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时三十分，一支英国巡逻队在边境侦察兵的带领下越过国境，深入到印度尼西亚境内东加里曼丹隆纳万地区的一大片开阔农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支由六人组成的英国巡逻队乘着一艘马达装于船尾外的汽艇进入到加里曼丹东面印尼岛屿努努坎附近的印度尼西亚领海内。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开枪射击后，这支巡逻队向塔瓦乌（沙巴）方向逃窜。

92. 这类入侵事件在一九六四年不断发生。下面仅举数例：三月五日，发现一架英国飞机在帕克鲁派上空飞过。五月九日二十一时三十五分，一架英国喷气式战斗机进入巴西奥克上空；二十分钟后，这架飞机在帕克巴万上空盘旋，然后向沙捞越方向逃逸。五月十一日十二时三十分，一架英国飞机侵入巴西奥克地区的印尼领空。五月十二日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一架英国轰炸机经巴西奥克上空朝东加里曼丹的巴克拉兰方向飞去。五月十五日十五时五十二分，发现一架英国小型单翼机从巴西奥克方向朝巴克拉兰方向飞

去。七月四日十时三十分，一架英国轰炸机侵犯印度尼西亚巴西奥克领空。

93. 以下是在一九六四年同一时期记录下来的更为严重的入侵事件中的一部分：五月三日九时正，一架英国轰炸机对巴西奥克村进行了五分钟的机枪扫射，幸未造成任何伤亡。六月一日，一支英国骑兵巡逻队袭击了帕克潘，后来他们被驱逐出去，印度尼西亚部队未受任何伤亡。同一天，驻在沙捞越的另一支由二十五人组成的英国骑兵巡逻队，在两个边境侦察兵的陪同下，越过边境，袭击了东加里曼丹的布杜克巴都的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四人军事岗哨。其中三名印度尼西亚士兵在战斗中被打死，另一名受伤。英国骑兵巡逻队中有一人被击毙，另一名侦察兵被打伤。

94. 这些只是发生在东加里曼丹的隆纳万和隆巴旺这一小块地区内并有案可查的各种入侵事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如西加里曼丹、中苏拉威西、东苏门答腊及其沿海岛屿所记录下来的入侵事件全部叙述一遍，那我将占用安理会会议过多的时间。但有几起比较严重的入侵事件必须在这里提一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五日，一架英国飞机在印度尼西亚领土坎道村用机枪扫射了一支印度尼西亚巡逻队，一名印度尼西亚士兵被打死，另一名受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十时正，两架英国侦察机用机枪扫射在萨朗地区印度尼西亚国境一边的平民。时间最近的严重入侵事件中有一起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那天，一架英国直升飞机侵入了印度尼西亚隆布斯附近的一个叫兰邦的小村庄的上空，后被印度尼西亚地面部队击落，四名机组人员全部被击毙。机尾的螺旋桨和三支步枪现仍作为罪证在东加里曼丹的第九军区司令部展出。

95. 偷运武器进入印度尼西亚为公开背叛共和国之用，这类事件有案可查的包括下述在东加里曼丹的一些活动：一九六四年三月初，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注意到在东加里曼丹的布隆甘地区已趋加剧的颠覆活动。后来发现，大概有五十名印度尼西亚人从布隆甘到塔瓦乌(沙巴)，接受使用武器、进行心理战和煽动人民进行背叛印度尼西亚政府活动等各种训练，这件事已于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记录在案。又发现，

从塔瓦乌偷运武器至布隆甘地区，已于六月二十六日记录在案。这些武器包括：五挺白兰式速射轻机枪，五十支欧文枪，十支自动手枪，十箱白兰式速射轻机枪子弹，十箱自动手枪子弹，五枚手榴弹。这些武器是从塔瓦乌(沙巴)偷运进双溪萨召以及布隆甘地区的两个村庄布阿巴孔和双溪图安。武器是用马达装于船尾外的汽艇来运输的。汽艇晚上八时从塔瓦乌开往布隆甘，并于次日早上八时返回塔瓦乌。

96. 据报，阴谋分子准备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动手，但他们没有来得及执行这个计划，就全部被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捕获。他们的供词使真相大白。他们都供认，一些原先驻在沙巴从事挑拨活动的英国特务、现供职于马来西亚情报机关的人员逼迫他们参与了这个阴谋计划。所有这些阴谋分子至今仍在押。

97. 主席先生，我很抱歉，我还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向安理会提供，但我不想再增加你们的麻烦了。而且我担心这些颠覆、煽动叛乱、侵犯印度尼西亚领土和偷运武器之类的情节都是单调无味的。你们已经听了那么多，尤其是在今天下午会上也把武器陈列过，我相信你们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更加惊讶的了。但请允许我仅仅再举一个最近发现的事件，英国一手扶植的马来西亚向印度尼西亚某地的残留叛乱分子提供了武器。

98. 一九六四年八月底，在中苏拉威西(即中西里伯斯)帕桑卡尤村附近，地方当局发现了一批准备供给安迪·塞莱的武器。此人原是印度尼西亚军官，后来背叛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些武器包括：五百七十三支李·恩菲尔德步枪，十三挺手提机关枪，六门迫击炮，五挺白兰式速射轻机枪，三十吨各式弹药，两架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武器我们都摄有照片，如果安理会代表们要看的话，现成都有。但是武器目前仍在苏拉威西，而且我们原先并不打算提到安理会上来，因而我们无法在这里展示。武器是被投在靠近帕桑卡尤的叛乱区的浅海中，为了使飞机更易找到空投地点，他们在这些地点立好指示标志。地方当局注意到这些标志，随即报告了最近的部队岗哨。

99. 在这事件发生前仅仅一个月，曾参与“共同斗争约章”叛军作战的一个前印度尼西亚陆军上尉，

经查明他在颠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之后，被印度尼西亚部队逮捕了。这些活动当时是在塔瓦乌(沙巴)组织的，而且至今仍在那里组织。他供认了这一点，并说明，为了打进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机关，以便加紧走私并接济叛乱组织武器和金钱，英国情报机构在塔瓦乌(沙巴)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陆军上尉现仍被印度尼西亚军队监禁着。

100. 我想就到此为止了。但我还得告诉你们，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资料以及其他一些资料仅仅是我们用简单的、不完备的侦察和记录器材所能查明或发现的事实。还有许多颠覆、侵犯我们领土和偷运凶器的活动——都是为了推翻我们的政府——可能在我们辽阔祖国的边远丛林地带已经发生而未被我们的警察和护村人员注意到。但我们记录下我们所能记录的一切，以供我们自己了解。在这些丛林地带，我们的警察和哨兵没有照相机，即使碰上有，也是质量很差的。他们没有录音机，甚至也没有完备的交通工具。技术上我们不如殖民国家那么发达。但我们并不抱怨。确实，我们记录下这些事件，主要是为了查明英国的马来西亚的侵略性敌对活动，而不是为了把它们拿到象安理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当证据用的。我们从来就不打算把这些事件提交安理会，我们宁愿自己应付这些敌对行动，并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决心进行反击。

101. 今天你们听到了几起据称是印度尼西亚敌对活动的经过，它们甚至被说成是对马来西亚的“侵略”。但如果你们愿意不失公平的话，请你们在我刚讲的那些现实情况的背景下，根据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考虑这些对印度尼西亚的指责和非议。你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为了破坏我们的革命，搞垮我们自由的共和国，究竟对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干了些什么。你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使我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和造成的伤亡。

102. 我国政府和人民是被迫对这残酷的冲突进行抵抗的。我国现在的形势与几年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候，由于我们力量不够，我们对这些冲突的反应仅仅局限在我们自己的领土内进行自卫。但是今天我们已拥有充分的力量为保卫自己而进行回击，如果必要的话，就在敌人领土上进行。当英国作为既成事实建立马来西亚联邦以实现他们同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也是对“马菲印尼”这个反殖民主义的概念的对抗

时，我们既不承认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存在，而且回击了他们的对抗。我们的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自愿组成游击队，甚至愿意到敌人的领土内去支援他们的同胞为自由而战斗。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革命青年，为了自由的正义事业，在反对殖民主义或者叫做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决心不惜自己的生命作出最大的牺牲。

103. 我不否认，我们的志愿人员和游击队员跟斗志旺盛的沙捞越和沙巴青年(其中有些曾经在我国境内受过训练)一起，进入了在沙捞越和沙巴的所谓马来西亚领土。他们已经在那里战斗了一段时间，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在马来西亚问题以及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之间的冲突尚未获得和平解决的条件，特别是在今年六月毫无结果的东京最高级会议之后，双方之间的战斗和活动只能变本加厉，甚至升级。现在战斗已经蔓延到马来西亚的其他地区，例如马来亚。为什么现在马来西亚急着要请求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呢？当初战斗在沙捞越和沙巴爆发时，同样是在马来西亚领土上，为什么它没有象现在这样着急呢？事实是，现在在马来亚的战斗同在沙捞越和沙巴进行的战斗相比，规模是很小的。如果我对有关的新闻报道记得不错的话，吉隆坡政府一个官员甚至说，这些所谓的对马来亚的入侵是计划不周、时机不利、肯定要失败的。那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和谐的马来西亚国家里，新加坡的两个主要民族之间最近爆发了十分严重的骚乱呢？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现政府感到自己无法克服国内的危机，无法克服英国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弱点呢？确实，由于这些种族骚乱非常严重，而且正破坏着马来西亚的生存和生存能力，英国的军队，甚至英联邦的军队，已经派赴这个地区。当然马来西亚不仅仅是为了三十个左右志愿游击战士的不幸的入侵而大惊小怪，吉隆坡政府声称其中十三个人已被俘并立即处决。前些时候，吉隆坡政府向新加坡附近的一个印尼岛屿廖内群岛派遣了从事颠覆活动的特务和破坏分子，这些人是在马来亚波德申军事中心训练过的。这些特务有三十多人，我们从这些破坏分子和肇事者手中缴获的武器共计六十件左右。但我们处理这些事情时并没有大惊小怪。

104. 所以任何人都不要专横地侈谈什么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吧！印度尼西亚同马来西亚之间的敌对行动，包括相互入侵领土，一直进行好久了。在马来西亚炮制出笼以前的好几年内，印度尼西亚已遭到了来自现为马来西亚的原英属殖民地的侵略和颠覆。

105. “侵略”指的是什么？就是联合国也没有找到一致公认的定义。印度尼西亚志愿队为了反对新殖民主义这一自由事业而采取的行动，肯定不能叫作“侵略”。相反，英国殖民主义和马来西亚多年来对我们、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独立所干下的许多敌对行动，才是理所当然地够得上称作侵略的。

106. 让我强调一下，印度尼西亚从未企图与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马来西亚进行战争，马尼拉协定的缔结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马来西亚人民是我们的弟兄，他们理应构成“马菲印尼”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英国在这些地区顽固推行殖民政策，现在已经阻碍他们和我们紧密合作。然而，印度尼西亚连同菲律宾一起，始终努力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与马来西亚的冲突、争端和分歧。虽然我们和马来西亚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为了促进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在曼谷会晤了两次。两次曼谷会议毫无结果，因为吉隆坡不愿讨论全面解决问题的办法。它拒绝讨论整个问题的关键——冲突的政治方面。我们的对抗政策，包括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游击队及其活动，是由于这场政治冲突无法解决而引起的后果。只要政治冲突一解决，我们的对抗政策也就会结束。

107. 由吉隆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政府联合签署的马尼拉协定中是有着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的。但吉隆坡政府至今仍拒绝讨论马尼拉协定。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东京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次为寻求一个和平解决马来西亚问题的办法而表示了最大的诚意。印度尼西亚在主张继续坚持马尼拉协定的原则的同时，因为问题长期陷于僵局，同意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建议，把有关马来西亚的争端委托或提交给亚非四国调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向三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这些争端的办法。亚非调解委员会成员国中的三个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各自挑选，第四个成员国——预定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委员会的前三名成员国选定。

108. 苏加诺总统欣然接受了菲律宾的建议，他甚至进而提出，我们应当受委员会建议的约束。这样争端才能最后解决，和平才能恢复，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合作才能在三国之间建立起来。苏加诺总统的态度也是对我们亚非大家庭及其团结一致具有信心的表现。

109. 印度尼西亚同意成立亚非调解委员会这一建议，因为它符合马卡帕加尔总统和苏加诺总统所赞许的主张，即亚洲问题应由亚洲人以亚洲方式来解决。构成这个主张的基本原则是互相协商，也即弟兄或家人之间的“穆夏瓦腊”（商谈）。用亚洲方式，意思是用“穆夏瓦腊”的方式，力求意见一致以达成协议。把这个主张推行到亚非大家庭中，那么，亚非问题应由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解决。

110. 而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却只在原则上和下述条件下接受菲律宾提出的成立亚非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在成立委员会之前，印度尼西亚必须停止其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并从沙捞越和沙巴撤出所有的游击队。但是这样的话，委员会的职责又是什么呢？东古似乎是忘了，对抗政策和游击队活动只不过是与马来西亚冲突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冲突的原因在于政治上存在争端。一旦双方政治上的争端解决了，友谊恢复了，对抗政策和游击队活动当然也就会停息。

111. 这就是迄今为止的局势。东京最高级会议毫无结果，致使事态恶化。但是不管怎样，有可能和平解决争端的这扇门户并没有完全堵死。东京公报声称，将指示三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再次会晤，进一步研究就实施菲律宾建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个建议已被三方接受，至少在原则上如此。

112. 在东京最高级会议后一个月光景，菲律宾政府建议根据东京公报，三国外长再次会晤。印度尼西亚准备参加这样一次会议。而这次又是吉隆坡政府表示不愿合作以求问题的解决。它建议首先召开低于部长一级的预备会议。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先生声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同意随时参加任何一级的会议，但是我们希望会议要有个议程，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曼谷会议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会议没有议程

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是吉隆坡政府拒绝为拟议中的会议制定议程。

113. 这样就很难说是印度尼西亚不愿和平解决同马来西亚的争端了。相反,在促进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方面,印度尼西亚已做得很多了。到底马来西亚对印度尼西亚是要实行和平还是要进行战争,现在就要由它来决定了。

114. 最后,如果安理会各位代表在考虑安理会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之前,先全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实际趋势,我将表示感谢。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决议案,而是解决的办法,和平解决的办法。

115. **主席:** 马来西亚代表要求在这次安理会会议上再次发言。如果各位代表无异议,就让他发言。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

116. **达图·伊斯梅尔(马来西亚):** 请允许我再次插话,对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作一简短回答。我保留以后再作充分答辩的权利。

117. 对安理会各位代表来说,这种关于马来西亚犯了该做未做的和不该做而做了的政治过错的说法,也许还新鲜,而对马来西亚来说都是老调重弹了。很多指责以前都已提过,我没听到一点儿新奇的东西。不难看出,只是为了适应当前情况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当然要就提出的每一点加以答复。事实上,这些答复虽然在安理会听来也许是新鲜的,但印度尼西亚就决不会觉得新鲜,因为我们的答复内容印度尼西亚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

118. 正因为我不想使讨论沦为一般性的论战,沦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之间的论战,所以我在先前的发言中非常小心谨慎,在条件许可下尽量精确地对安理会讲清我们最近向安理会提交的指控范围。究竟印度尼西亚在九月一日到二日凌晨侵犯了马来西亚没有?如果侵犯过,安理会怎样处置这个问题呢?我决不让人家把我指控的主题岔开去。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想要给我设一个圈套,我知道他会这样做的,我决不会中这个圈套。

119. 我谨要求,诸位代表待会儿表达自己意见时,也不要离开我尽可能说的那么简单明了的主题。为

了避免显得失礼,我重申,我已密切注意了发言内容,如果必要,我的政府将在后一阶段回答各种的说法。当然我衷心希望无此必要。

120. **迪安先生(联合王国):** 会议已开了一段时间,我并不愿意把诸位代表留得太久,但是鉴于印度尼西亚代表几分钟前所作的发言,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插几句话。

121. 在印度尼西亚代表所作的发言中有很多地方指责了我的政府。当然我对他所说的话先得作认真的研究,然后回答他那些似乎是切合我们今天的议题的指控。不过,今天下午我将只作很少的初步评论。

122. 首先,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代表不再坚持说拉比斯附近的伞兵降陆是捏造和骗人的玩艺,而他的政府直到五天前还在坚持此说。现在,从印度尼西亚代表明明白白的供认中似乎可以看出,从印度尼西亚进入马来西亚的所谓“志愿队”的渗透是由来已久的了。这不仅不成为秘密,而且在印度尼西亚方面被视为是完全合理而又自然的行为。

123. 根据印度尼西亚代表今天下午的发言,我想安理会可以想见,印度尼西亚政府已明确承认,印度尼西亚较长时间来一直在进攻它的邻国,除了进攻马来西亚的其他地区外,现在甚至进攻它的本土马来亚半岛;也可以想见,印度尼西亚对彭蒂安的海上登陆和拉比斯的空投确实负有责任。我估计安理会不一定会相信,最近发生在拉比斯附近的事件中,印度尼西亚会把自己的一架军用飞机交给一个志愿队员使用。今天,由马来西亚代表团提供的物证和书面证据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事情并非如此。总之,我相信安理会听了两位代表的初步发言,不难看出真理何在。

124. 印度尼西亚代表口口声声硬说英国以及英国-马来西亚联合进行反对印度尼西亚的活动。我向安理会交代清楚下述一点:我的政府对印度尼西亚从未采取敌视行动,相反,我国政府的大臣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有几次就在这座大楼里),如果印度尼西亚停止它所承认并宣布的对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从而恢复同印度尼西亚最友好的关系,我们简直太高兴了。要不是印度尼西亚决定进攻它的邻国,而这个邻

国正好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我们和它就根本毫无争执的。

125. 关于印度尼西亚代表的详尽断言，我已说过了，我们将及时加以仔细研究。不过我想现在对他所作的种种断言中的一条内容加以评述作为例子。他提到在西里伯斯发现英国武器，并断言这些武器是由英国供给那个岛上的叛乱分子的。这话是站不住脚的。西里伯斯的叛乱分子以及早先参与印度尼西亚群岛其他地方叛乱的人，确实都有英国武器，这点丝毫不怀疑。这一地区有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英国武器，不仅如此，而且直到最近，英国武器还是印度尼西亚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年早些时候，转入西里伯斯叛乱分子的手里。当然，我们印度尼西亚同事的发言的总效果（而且无疑是他意欲达到的效果）就是要把安理会的注意力从我们议程上的具体问题转移开去。我们必须考虑的是马来西亚的指控：先后好几个月来，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各地多次进行渗透及颠覆活动，在这一背景下，最近拉比斯附近的伞兵降落使马来西亚的领土完整受到粗暴的践踏。

126. 如我所说，安理会已听到证词。我相信它会同意我的观点，即马来西亚事件已得到了证实。果

真同意的话，安理会必将对印度尼西亚最近的行径及时地表示自己的看法，并且我认为它会尽力防止将来出现同样性质的事件。

127. 在我的代表团看来，安理会面前摆着的是局势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一个国家无端进攻另一国家，或者说，“明目张胆而无可宽恕的侵略”；而弥补这种局势正是成立安理会的宗旨。我还要提醒诸位理事国代表，这是一个一亿人口的国家对一个大约一千万人口的国家的进攻。

128. 我的代表团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理会应该处理这种它有责任要处理的局势，强烈谴责此类袭击，并要求印度尼西亚作出明确保证不再重犯。

129. **主席：**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的发言无须连续翻译成法语。大家既然没有异议，就不翻译了。

130. 今天已没有什么人要求发言了。经过安理会代表们的磋商，大多数人赞成明天下午三时再次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六时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i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